

郁达夫◎著
林非◎主编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郁文，浙江富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创造社。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编辑《创造》月刊。1930年加入左联，抗日宣传工作中殉难。

《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钓台的春昼》《移家琐记》《迟桂花》《性解放的呼声》《创造》《白华》《功大同心》《联》，1937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日本侵略者杀害。

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创造社，后辗转各地，从事文学创作。作品有《春风沉醉的晚上》《钓台的春昼》《移家琐记》《寂寞的春潮》等，作品表现了作者对心理和人性解放的强烈呼声。

郁达夫

散文集

他的散文直抒胸臆，毫无隐饰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写得清新秀丽，富有气势和神韵。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20世纪
名家散文经典

郁达夫◎著
林非◎主编



郁达夫

散文集

他的散文直抒胸臆，毫无隐饰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写得清新秀丽，富有气势和神韵。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散文集/郁达夫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6. 3

(中国20世纪名家散文经典/林非主编)

ISBN 978-7-5513-0884-7

I. ①郁… II. ①郁…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4497号

中国20世纪名家散文经典

郁达夫散文集

主 编 林 非

作 者 郁达夫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

整体设计 和兴文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三河市恒升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97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884-7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87250869

主 编 林 非
副主编 陈华昌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湜华 乔继堂
刘应争 张品兴
苏 冰 李晓丽
惠西平



序 言

林 非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这个判断无疑是完全符合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全部实际情况的。

先不说像鲁迅和冰心这样杰出的散文家,自然都表现出了强烈和突出的思想与艺术个性,就以郁达夫自己来说,也完全是属于这样的情况。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还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简直可以看作是他的夫子自道,“五四”以后的散文家中间,他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表露得最为突出的。正因为这样,他的许多散文至今还依旧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始终在他们中间流传着,被他们欣赏、探讨和喜爱。

郁达夫散文的思想倾向,确实是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他对于旧中国那种阴暗发霉的生活,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愤懑情绪,用一种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的心态,大声疾呼地去痛斥它,揭露它。像他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满腔同情的语气,告诉一位贫困和毫无出路的文学青年,劝他别去上大学,因为在贿赂公行的腐败氛围中,只要具备“大刀枪在后面援助”的背景,哪怕是“爬乌龟钻狗洞的人”,都能够飞黄腾达,而普通人即使大学毕业了,也照样会失业,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揭露,真是出语惊人。接着又劝他赶紧“去找一点事情干干”,可是在无法找到相应职



业的情况下,如果要“去革命”的话,又怕他没有勇气,而如果回老家去吃“草根树根”,不仅缺乏路费,连铁路也因战乱频仍而不通,于是就劝他去“做贼”,去“偷窃”,因为号称“大慈善家”的富豪,他们大量的金钱也是“偷来抢来的”。他又怕这位文学青年不敢偷窃,于是劝他硬着心肠先到自己的住处练习一番偷窃本领。

这篇散文的思想异常愤激,感情也十分昂扬,对半封建中国的浑浊社会充满了仇恨;然而郁达夫对这文学青年却多么耐心地诉说,多么委婉的同情,当知道他无路可走时,就流露出一种在绝望之后显得玩世不恭的诙谐笔调。劝他去偷窃,自然是仇恨当时黑暗现实而说的赌气话儿,表面上似乎信口雌黄,其实感情的波涛却在翻滚奔腾,内心的痛苦是十分深沉和强烈的。这种愤怒地谴责现实,和迷惘地憧憬未来的情怀,显示了郁达夫思想和感情倾向的特征,正像他的短篇小说《沉沦》一样。

郁达夫是在“五四”启蒙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对于个性解放与人的觉醒之追求,是十分自觉和执着的,而且他还不止于此,在后来紧接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那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就说是“我想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大声疾呼地说,‘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凡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结成一个世界共和的阶级,百屈不挠地来实现我们的理想!’”否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理想,对他产生过鼓舞的作用。然而在那时面对着许多纷至沓来的社会政治思潮时,他所接受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庞杂的,像前面提及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让人更多地想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蒲鲁东。

郁达夫并不以说理和议论的散文见长,他的不少杂文固然也写得犀利晓畅,痛快淋漓,这明显地是他坦率和热忱的个性之流露,不过从杂文写作艺术的视角分析起来,显然还不够强劲与深沉。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最大艺术成就,表现于游记、日记、书简以及抒情和叙事性的小品这些方面,他无疑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位大师。

他很多抒情和叙事性的小品,都是以生活中落魄不羁的“零余者”身份,赤裸裸地抒写出自己在漂泊生涯中感伤和颓丧的心境,像《还乡记》《一个人在途上》《灯蛾埋葬之夜》《移家琐记》这些篇章,都曾饱含着一



股澎湃的激情,描绘出绚丽的山水风光,而关怀人世的思绪,又使他忍不住将眼光投向满目疮痍的土地,和阴冷酷烈的社会,这反过来更触发他歔歔感叹,悲痛欲绝,于是将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整个悲怆的人寰,很自然地跟秀丽明媚的自然风光形成鲜明对照,透露出一种感人肺腑的情韵,不能不使读者对这两个不同的侧面,都受到深深的感染,也会随着他感情波涛的起伏,压抑不住地悲欣交集起来。

他的许多游记,跟这部分抒情与叙事性小品的艺术风格十分接近,也是写得极为优美的篇章,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无疑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最具艺术魅力的作品。这里,同样也有不满现实的牢骚,和关心民众的情愫,却把更多的笔触投向对大自然的描绘,而在抒写时又洋溢着一种热烈的情感,就使他笔下的山水风光也变得含情脉脉起来,似乎既在勾勒自然景色的神态,又在宣泄内心世界的情怀,这种写法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使读者几乎不能辨出这美丽的大自然是不是多情善感的主人公的身体的一部分”(《小说论》),正是这样将自己多情的个性完全赋予了山水风光,才显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古往今来的多少读者,赞赏过吴均、郦道元、王维和柳宗元笔下的山水风光,然而郁达夫笔下融合了自己千种情思的美景,也许可以说是显得尤为出色的。

郁达夫在描绘自然风景的神韵和气势时,善于运用多种笔触进行烘托,像他著名的篇章《钓台的春昼》,用“死灭的静”此种沉默无声的画面,渲染它幽深的氛围与意境;《半日的游程》却点染着正在静极的溪水旁边冥想时,突然从半天里飞过一只鹰来;它的叫声竟“像霹雳似的”,震动出山谷里的回音,反衬着一种极静的境界,就是很好的例证。郁达夫每篇成功的游记,几乎都是一幅充满着神韵与气势的画卷,清晰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他在叙述自己撰写游记的经验时说过,“自然的变化,实在多而且奇,没有准备的欣赏者,对于他的美点也许会捉摸不十分完全的;就单说一个天体罢,早晨的日出,中午的晴空,傍晚的日落,都是最善也没有的景象”“更不必去说暗夜的群星,月明的普照,或风雷雨雪的突变,与四季寒暖的更迭了”(《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细腻地感受山水风光在不同气候和季节中的瞬息万变,并且用充满着情致的笔触把它抒写出来,这样就使他的游记显得神韵丰盈,多彩多姿,读这些作品而不拍案叫绝,神往



之至的话,那就显出几乎连一点儿审美的冲动和素质都不具备。如果确实是缺乏这种审美情操的读者,仔细地去阅读和吟味这些游记,也许还是可以逐步地有所提高的吧。

郁达夫是一位感情分外奔放和热烈的作家,写起侧重于表现自己内心感受和体验的散文来,自然很容易出现众多的佳篇,他的不少抒情和叙事性小品以及游记篇章,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他的日记、书简和自传,也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因为这些体裁的散文,最契合于他袒露内心的浪漫主义艺术气质,所以他说“由我个人的嗜好来讲,我在暇时翻阅旁人的著作的时候,最喜欢读的,是他的日记,其次,是他的书简”,还认为“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因此“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日记文学》)。他已经发表过的二十余篇日记,确实可以说是这种文体的一个标本,他写得多么坦率和诚挚,把自己的内心都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内心苦闷的隐秘,喜怒哀乐的情怀,甚至是百无聊赖的思绪,都写得洋溢出一股动人的情致,而且也还有不少清新优美的风景描写穿插其间,更显得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郁达夫认为他自己“关于日记体的作品所说的话,是完全可以应用在书简体的作品上面的”(《日记文学》),这是因为书简同样可以毫无拘束和遮掩地写出自己内心的一切体验和愿望。他写给许多朋友的信函,尤其是给妻子王映霞所写的大量书简中,可以看出壮怀激烈的豪气,多情善感的才气,甚或是种种畸形的病态,充分显露出自己全部丰富复杂的个性来。从他这种大胆的自我暴露中,既可以看出他的某些缺失,却又不能不深深地同情和喜爱他的真诚。

真诚,这也是郁达夫对传记的根本要求,他认为“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关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什么是传记文学?》)他的九篇《自传》正是显出了这种坦率和诚挚的品性,而且写得感情激越,诗意盎然,在放荡不羁甚至厌世而趋于病态的表层底下,蕴含着一种相当严肃的



人生理想。他过分地贬抑自己,恰巧是为了正视自己的弱点,期待着踏踏实实地走向更高的人生境界,在这一点上多少能使读者想到卢梭的《忏悔录》。

郁达夫的散文实在太丰富多彩了,有多少佳篇值得反复地去咀嚼。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说,可以通过这些作品理解郁达夫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可以看出他不少畸形和病态的情思,也正是被这社会阴狠和暴虐地迫害所致;至于从艺术技巧方面来说,则可以极大地有益于读者审美情操的陶冶和升华。如果进一步总括他的艺术风格来说,却又可以说是表现出一种热情和明朗的基调,他不像鲁迅那样具有丰富复杂的风格,而是表现为风格单纯的文学大师。他在《清新的小品文学》中说,“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他主张写得“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简洁周至”。他自己的散文也正是表现出这种清新、细腻、真切、灵活、简洁周至的高度境界,这是多么难以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啊!那么就让读者朋友们赶快进入这种优美的境界中去,充满兴味地认识和判断这位散文家,鉴赏和分析他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散文作品吧!

1992年8月7日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我的梦,我的青春! 1

水样的春愁 5

孤独者 10

雪夜 14

还乡记 18

南行杂记 33

海上通信 40

一封信 45

北国的微音 49

灯蛾埋葬之夜 53

小春天气 57

住所的话 63

怀四十岁的志摩 66

北平的四季 69

婚乡年节 73

春愁 75

寂寞的春朝 77

杂谈七月 79

杭州的八月 81

故都的秋 83

江南的冬景 86

杭州 89

里西湖的一角落 93



西溪的晴雨	96
花坞	98
超山的梅花	101
城里的吴山	105
半日的游程	107
钓台的春昼	110
方岩纪静	115
烂柯纪梦	119
仙霞纪险	122
冰川纪秀	125
国道飞车记	127
屯溪夜泊记	132
饮食男女在福州	136
福州的西湖	141
闽游滴沥之二	145
闽游滴沥之五	149
闽游滴沥之六	153
马六甲记游	157
略谈幽默	162
雨	164
说肥瘦长短之类	165
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167
说“沉默”	171
谈结婚	172
清贫慰语	173
说谎的衰落	175
暴力与倾向	176
谈轰炸	178
娱霞杂载	180
日本的文化生活	184
读劳伦斯的小说	188
MABIE 幽默论抄	193



我的梦,我的青春!

——自传之二

不晓得是在哪一本俄国作家的作品里,曾经看到过一段写一个小村落的文字,他说:“譬如有许多纸折起来的房子,摆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风一吹,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飞落到了谷里,紧挤在一道了。”前面有一条富春江绕着,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也的确可以借了这一段文字来形容。

虽则是一个行政中心的县城,可是人家不满三千,商店不过百数;一般居民,全不晓得作什么手工业,或其他新式的生产事业,所靠以度日的,有几家自然是祖遗的一点田产,有几家则专以小房子出租,在吃两元三元一月的租金;而大多数的百姓,却还是既无恒产,又无恒业,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同蟑螂似的在那里出生,死亡,繁殖下去。

这些蟑螂的密集之区,总不外乎两处地方:一处是三个铜子一碗的茶店,一处是六个铜子一碗的小酒馆。他们在那里从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门的时候;讨论柴米油盐的价格,传播东邻西舍的新闻,为了一点不相干的细事,譬如说罢,甲以为李德泰的煤油只卖三个铜子一提,乙以为是五个铜子两提的话,双方就会得争论起来;此外的人,也马上分成甲党或乙党提出证据,互相论辩;弄到后来,也许相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还不能够解决。

因此,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茶店酒馆,竟也有五六十家之多;于是大部分的蟑螂,就家里可以不备面盆手巾,桌椅



板凳,饭锅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过去了。离我们家里不远的大江边上,就有这样的两处蟑螂之窟。

在我们的左面,住有一家砍砍柴,卖卖菜,人家死人或娶亲,去帮帮忙跑跑腿的人家。他们的一族,男女老少的人数很多很多,而住的那一间屋,却只比牛栏马槽大了一点。他们家里的顶小的一位苗裔年纪比我大一岁,名字叫阿千,冬天穿的是同伞似的一堆破絮,夏天,大半身是光光地裸着的;因而皮肤黝黑,臂膀粗大,脸上也像是生落地之后,只洗了一次的样子。他虽只比我大了一岁,但是跟了他们屋里的大人,茶店酒馆日日去上,婚丧的人家,也老在进出;打起架吵起嘴来,尤其勇猛。我每天见他从我们的门口走过,心里老在羡慕,以为他又上茶店酒馆去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同他一样的和大人去夹在一道呢!而他的出去和回来,不管是在清早或深夜,我总没有一次不注意到的,因为他的喉音很大,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在绝叫着和大人谈天,若只他一个人的时候哩,总在啰嗦地唱戏。

当一天的工作完了,他跟了他们家里的大人,一道上酒店去的时候,看见我欣羡地立在门口,他原也曾邀约过我;但一则怕母亲要骂,二则胆子终于太小,经不起那些大人的盘问笑说,我总是微笑着摇摇头,就跑进屋里去躲开了,为的是上茶酒店去的诱惑性,实在强不过。

有一天春天的早晨,母亲上父亲的坟头去扫墓去了,祖母也一清早上了一座远在三四里路外的庙里去念佛。翠花在灶下收拾早餐的碗筷,我只一个人立在门口,看有淡云浮着的青天。忽而阿千唱着戏,背着钩刀和小扁担绳索之类,从他的家里出来,看了我的那种没精打采的神气,他就立了下来和我谈天,并且说:

“鹤山后面的盘龙山上,映山红开得多着哩;并且还有乌米饭(是一种小黑果子),彤管子(也是一种刺果),刺莓,等等,你跟了我来罢,我可以采一大堆给你。你们奶奶,不也在北面山脚下的真觉寺里念佛么?等我砍好了柴,我就可以送你上寺里去吃饭去。”

阿千本来是我所崇拜的英雄,而这一回又只有他一个人去砍柴,天气那么的好,今天清早祖母出去念佛的时候,我本是嚷着要同去的,但她因为怕我走不动,就把我留下了。现在一听到了这一个提议,自然是心里急跳了起来,两只脚便也很轻松地跟他出发了,并且还只怕翠花要出来阻挠,跑路跑得比平时只有得快些。出了弄堂,向东沿着江,一口气跑出了县城之后,天地宽广起来了,我的对于这一次冒险的惊惧之心就马上被大自然的威力所压倒。这样问问,那样谈谈,阿千真像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而到盘龙山脚去的一段野路,便成了我最初学自然科学的模范小课本。



麦已经长得有好几尺高了，麦田里的桑树，也都发出了绒样的叶芽。晴天里舒叔叔的一声飞鸣过去的，是老鹰在觅食；树枝头吱吱喳喳，似在打架又像是在谈天的，大半是麻雀之类；远处的竹林丛里，既有抑扬，又带余韵，在那里歌唱的，才是深山的画眉。

上山的路旁，一拳一拳像小孩子的拳头似的小草，长得很多；拳的左右上下，满长着了些绛黄的绒毛，仿佛是野生的虫类，我起初看了，只在害怕，走路的时候，若遇到一丛，总要绕一个弯，让开它们，但阿千却笑起来了，他说：

“这是薇蕨，摘了去，把下面的粗干切了，炒起来吃，味道是很好的哩！”

渐走渐高了，山上的青红杂色，迷乱了我的眼目。日光直射在山坡上，从草木泥土里蒸发出来的一种气息，使我呼吸感到了困难；阿千也走得热起来了，把他的一件破夹袄一脱，丢向了地下。教我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息着，他一个人穿了一件小衫唱着戏去砍柴采野果去了；我回身立在石上，向大江一看，又深深地深深地得到了一种新的惊异。

这世界真大呀！那宽广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的呢？

我一个人立在半山的大石上，近看看有一层阳炎在颤动着的绿野桑田，远看看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渐听得阿千的唱戏声音幽下去远下去了，心里就莫名其妙的起了一种渴望与愁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像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到了天边，那么我的家呢？我的家里的人呢？同时感到了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眼角里便自然而然地涌出了热泪。到后来，脑子也昏乱了，眼睛也模糊了，我只呆呆的立在那块大石上的太阳里作幻梦。我梦见有一只揩擦得很洁净的船，船上面张着了一面很大很饱满的白帆，我和祖母母亲翠花阿千等都在船上，吃着东西，唱着戏，顺流下去，到了一处不相识的地方。我又梦见城里的茶店酒馆，都搬上山来了，我和阿千便在这山上的酒馆里大喝大嚷，旁边的许多大人，都在那里惊奇仰视。

这一种接连不断的白日之梦，不知作了多少时候，阿千却背了一捆小小的草柴，和一包刺莓映山红乌米饭之类的野果，回到我立在那里的大石边来了；他脱下了小衫，光着了脊肋，那些野果就系包在他的小衫里面的。

他提议说，时候不早了，他还要砍一捆柴，且让我吃着野果，先从山腰走向后山去罢，因为前山的草柴，已经被人砍完，第二捆不容易采刮拢来了。

慢慢地走到了山后，山下的那个真觉寺的钟鼓声音，早就从春空里传达到了我们的耳边，并且一缕青烟，也刚从寺后的厨房里透出了屋顶。向寺里看了一眼，阿千就放下了那捆柴，对我说：



“他们在烧中饭了,大约离吃饭的时候也不很远,我还是先送你到寺里去罢!”

我们到了寺里,祖母和许多同伴者的念佛婆婆,都张大了眼睛,惊异了起来。阿千走后,她们就开始问我这一次冒险的经过,我也感到了一种得意,将如何出城,如何和阿千上山采集野果的情形,说得格外的详细。后来坐上桌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位老婆婆问我:“你大了,打算去作什么?”我就毫不迟疑地回答她说:“我愿意去砍柴!”

故乡的茶店酒馆,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而这一位茶店酒馆里的小英雄,初次带我上山去冒险的阿千,却在一年涨大水的时候,喝醉了酒,淹死了。他们的家族,也一个个地死的死,散的散,现在没有生存者了;他们的那一座牛栏似的房屋,已经换过了两三个主人。时间是不饶人的,盛衰起灭也绝对地无常的;阿千之死,同时也带去了我的梦,我的青春!





水样的春愁

——自传之四

洋学堂里的特殊科目之一，自然是伊利哇拉的英文。现在回想起来，虽不免有点觉得好笑，但在当时，杂在各年长的同学当中，和他们一样地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大家所急于想一试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外国写法；于是教英文的先生，在课余之暇就又多了一门专为学生拼英文名字的工作。有几位想走捷径的同学，并且还去问过先生，外国百家姓和外国三字经有没有得卖的？先生笑着回答说，外国百家姓和三字经，就只有你们在读的那一本泼刺玛的时候，同学们于失望之余，反更是皮哀排，皮衣啤地叫得起劲。当然是不用说的，学英文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几本当教科书用的《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的黄封面上，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笔题上了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又进一步，便是用了异样的发音，操英文说着“你是一只狗”“我是你的父亲”之类的话，大家互讨便宜的混战；而实际上，有几位乡下的同学，却已经真的是两三个小孩子的父亲了。

因为一班之中，我的年龄算最小，所以自修室里，当监课的先生走后，另外的同学们在密语着哄笑着的关于男女的问题，我简直一点也感不到兴趣。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



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在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同学,年纪只比我大了一岁,他家里几位相貌长得和他一样美的姊妹,并且住得也和学堂很近很近。因此,在校里,他就是被同学们苦缠得最利害的一个;而礼拜天或假日,他的家里,就成了同学们的聚集的地方。当课余之暇,或放假期里,他原也恳切地邀过我几次,邀我上他家里去玩去;促形秽之感,终于把我的向往之心压住,曾有好几次想决心跟了他上他家去,可是到了他们的门口,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他以他的美貌,以他的财富和姊妹,不但在学堂里博得了绝大的声势,就是在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也赢得了一般的好誉。而尤其使我羡慕的,是他的那一种对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异性们的周旋才略,当时我们县城里的几位相貌比较艳丽一点的女性,个个是和他要好的,但他也实在真胆大,真会取巧。

当时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大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一个是一位在上海开店,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侄女;她住得和我最近。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富有的中产人家的女儿,在交通不便的当时,已经各跟了她们家里的亲戚,到杭州上海等地方去跑跑了;她们俩,却都是我那位同学的邻居。这三个女性的门前,当傍晚的时候,或月明的中夜,老有一个一个的黑影在徘徊;这些黑影的当中,有不少却是我们的同学。因为每到礼拜一的早晨,没有上课之先,我老听见有同学们在操场上笑说在一道,并且时时还高声地用着英文作了隐语,如“我看见她了!”“我听见她在读书”之类。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时候的凡关于这一类的谈话的中心人物,总是课堂上坐在我的右边,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那一位天之骄子。

赵家的那位少女,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形是瓜子脸;更因为她家里有了几个钱,而又时常上上海她叔父那里去走动的缘故,衣服式样的新异,自然可以不必说,就是作衣服的材料之类,也都是当时未开通的我们所不曾见过的。她们家里,只有一位寡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仆,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门前是一排柳树,柳树下还杂种着些鲜花;对面的一带红墙,是学宫的泮水围墙,泮池上的大树,枝叶垂到了墙外,红绿便映成着一色。当浓春将过,首夏初来的春三四月,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到这一条路上去走走,就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奢望,也很有点像梦里的游行,更何况楼头窗里,时常会有那一张少女的粉脸出来向你抛一眼两眼的低眉斜视呢!

此外的两个女性,相貌更是完整,衣饰也尽够美丽,并且因为她俩的住址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也老在一处,所以胆子也大,认识的人也多。她们在二十余年前的当时,已经是开放得很,有点像现代的自由女子了,因而上她们家里去鬼混,或到她们门前去守望的青年,数目特别的多,种